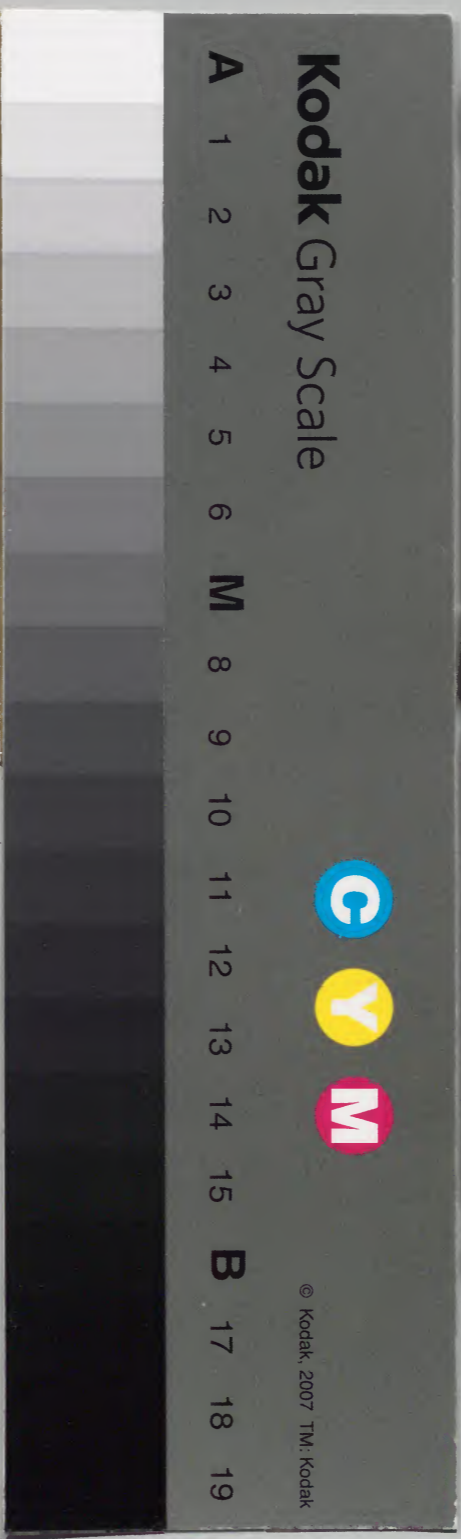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卷明

漢書門
九十四卷
八冊
天國藏

九四〇三
天國藏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3
冊數	8 (1)
函號	298 198



孝感熊先生鑒定

新安施虹玉著

五子性理發

明

世榮堂藏版

五子近思錄發明序

世榮堂藏版

聖人之道大矣然學者必有所由以從入之序焉苟
 不識其門庭而欲升入聖人之堂室何可得乎故朱
 子既註釋學庸語孟以弘昭聖人之道復手集周子
 二程子張子之書掇取其關於身心日用者教人先
 識其門庭嘗謂學者曰四書者五經之階梯近思錄
 者四書之階梯夫階梯也者言所由以從入之序也
 然則五經以四書為階梯讀四書無入處則不可以

近思錄卷目 自序
言五經四書以近思錄爲階梯讀近思錄無入處則
不可以言四書也明矣雖然孔子之道自孟子後失
傳者一千四百餘年至周子二程子張子而始著至
朱子而始大著夫既集周程張四先生之言爲階梯
若不得朱子精粹切要之言合觀之則學者終有所
闕憾故星溪江子將瓊山先生所著朱子學的與梁
溪先生所著朱子節要合編之以續於周程張之後
近思於是爲完書而階梯之說亦於是爲詳備矣但

近思錄在昔有平巖葉氏集解闡發四先生之精蘊
昭然如日星今五子合編尚少註解故璜與同志講
習五子於紫陽還古兩書院者有年遂目忘其固陋
畧有發明於葉註之精者而益求其精其未及註者
則蒐輯而補之又嘗讀薛子讀書錄胡子居業錄羅
子困知記與高子遺書喜其皆由近思以升入四書
五經之堂室者先後一揆若合符節迨讀北平孫氏
學約續編亦謂薛胡羅高四先生羽翼周程張朱五

先生者也於是彙萃其精要者以附於各卷之末蓋
即以前先生之言發明五先生之旨而意益親切語
更詳備焉朱子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
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
入矣愚為此編雖於聖人之蘊不能大有發明然於
窮鄉晚進之士得此而玩心焉亦庶幾有少資助云
康熙乙酉秋九月戊子紫陽後學施璜虹玉氏敬書
於還古書院之歸仁堂

近思錄原編書序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
名改惇頤世為道州營道縣人營

道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
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
文路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
弟也家居河南伊川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廸知涪州事卒於官遂僑寓

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於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

近思錄發明 書序
三
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
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
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飫以
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
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抵非一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
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
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
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
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
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
而鶩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
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

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高自遠致意不夫樂樂之德亦依... 六月... 其合... 將其... 山... 亦...

蔡閱校訂姓氏

汪恒明	昭子	程	錢	耳承	陳維垓	子京
陳傲	元常	吳任席	幼珍	楊楷正	公式	
程	雲仲	楊允正	子展	汪九齡	次張	
汪泓	碧漪	汪宗運	人文	葉良儀	令侯	
程瑞初	旦伯	金潤	式王	趙贊	贊侯	
吳星	友月	任允文	公魯	楊元	苑公	
汪	滌	秋浦	唐維仁	錫蕃	程瑞禴	孚夏
張為欽	允恭	程瑞社	次郊	楊鼎英	粲三	

張為鈐 王書 余廷聯 捷五 楊璉 其皇

程瑞祊 姬田 汪瑞齡 虞輯 黃振干 伋岡

楊迪祖 爾哲 朱岐瓚 鎮如 金鍾 英山

陳謨 友山 楊伸祖 舒伯 趙景衍 漸鴻

楊天佑 令宜 程道淳 還初 吳宗聖 文楷

吳翰 北辰 胡廷鳳 樞巢 楊晉 右軍

楊依 士孚 程道涵 容度 程道深 邃雯

程世繩 準存 程世綏 綏萬 汪志遠 靜夫

汪樹琪 王依 楊廷瓊 彩周 朱啟昭 允儀

朱啟暉 東白 羅之秀 實公 吳正澤 蒼潤

吳翥 韜綸 戴晨 翊亭 張玠 崑林

許啟祥 麟伯 程士鍍 子質 程鏐 澤弓

葉斌 子兼 程峯 震夔 戴元琛 楚白

受業門人

李應乾 御六 潘繼高 駿孫 吳之瑗 濠若

汪會洛 天中 程德澤 施普 俞錡 延和

黃易 尹周 劉學賢 聖由 胡欽暹 光騰

李其昌 鳳占 蕭良都 士美 程銓 斗瞻

洪慎行 思永

潘繼善 取大

洪炳行 韜文

戴敬 恪遵

許士佐 幹侯

王世宰 周卿

洪時行 坤承

汪士增 亞臣

洪述 學古

洪遴 書升

洪遜 品章

王榜 天藻

程永達 思上

倪宗恭 字中

洪朝陽 丹彩

江文敷 蒼霞

程養震 位東

唐珣 我懷

洪選 萬青

程世治 希舜

汪武英 右清

汪長善 體元

汪浦 庭湘

程鍾瑞 毓升

江鼎 仲衍

倪宗寬 得衆

程有功 繩祖

同族弟姪

施大任 瞻玉

施如璜 尚玉

施如椿 楚楠

施弘緒 纘堂

施大業 與三

施如璣 趙玉

施良謨 公臣

施有功 在宥

施如旻 維章

施紹祖 嗣武

施世修 慎其

施大謀 肇基

施世銘 觀五

施世迪 日吉

施世翰 周憲

施世燧 纘文

施世提 孺真

施洲 芳生

施用助 又衡

施用普 乾二

施榮 袞章

施用勗 汝明

胞弟

玠 友 蚤

璽 御 珍

璣 斗 三

琥 威 玉

男

士 鑣

馭 伯

士 鈞

以 諧

姪

士 鱗

子 健

士 鈺

象 乾

士 鑑

若 水

士 錚

釜 若

士 錦

尚 綱

士 鎬

名 臧

孫 學 濂

希 履

學 濂

仲 惇

恭 棧

五子近思錄發明例

紫陽朱子纂集周子二程子張子四先生之書共
 成十四卷星溪汪氏訂補朱子之書增入各卷之
 後是為五子合編每卷首尾有總發明逐條有細
 分明至於類聚薛胡羅高四先生之粹言則分附
 於五先生之末四先生前後同時尚有理學正儒
 然細心參酌無出四先生右者故只彙編四先生
 粹言而不敢他及也

四先生書目

薛先生文集 先生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謚文清

讀書錄

胡先生敬齋集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謚文敬

居業錄

羅先生文集 先生名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謚文莊

困知記一續二續三續四續補續附錄

高先生遺書 先生名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江南無錫人謚忠憲

周易孔義 春秋孔義 正蒙集註

高子節要 誠齋記

五子近思錄補編增入書目

朱子四書集註

四書或問

論孟精義

中庸輯畧

周易本義

毛詩集傳

儀禮經傳通解

伊雒淵源錄

朱子大全集

朱子語類

朱子通鑑綱目

延平答問

謝上蔡語錄

雜學辨

詩序辨

易學啟蒙

小學 家禮

楚詞集註

朱子學的

丘瓊山先生輯先生名濬字仲深
謚文莊廣東瓊州人

朱子節要

高梁溪先生輯先生名攀龍字景逸
謚忠憲常州無錫人

每讀朱子誨言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
微近思錄詳之言求詳乎此而因類推其全書
則詳者益詳庶美富可馴至也又曰四子六經
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言厭飫其書由四
先生而循企鄒魯虞夏之堂庶入室其先資也
雖然取資四先生而不得集羣儒大成之書類

聚觀之則所纂集旨趣詎識始終條理皆會通於大成分量中也彼分類多門紕繆原旨者舛矣在昔文莊丘子嘗采朱子之書尊爲學的擬效論語而自附於曾子有子之門人梁溪高子嘗準近思錄例輯爲朱子節要不敢擬於近思而特梓以昭學則愚以爲當取節要合編之掣然五子如五行之不可缺一矣更取學的與節要合訂焉由五子而階梯四子六經由羣儒大成而闡羣聖大成所稱科級畢具美牆三古孰

逾於茲惟學的多采集註粹言顧集註朱子身體四子而脗合聖賢之的也學者槩宜熟讀精思不可揀擇出入矧新學叛朱其徒藐註尤當尊爲不祧完書四子之有集註可稱五子猶近思之又紫陽是爲五子也愚故於學的之采集註者多畧焉其餘則二先生彙編確當若合符節誠取五子之書玩心厭飫而濂雒關閩之道會於一前聖後聖之道亦昭融於一正學永麗乎中天矣若夫合編朱子與四先生類聚較研

又可見集羣儒之大成於斯尤得其梗槩也新安後學汪佑謹序

先生姓汪氏名佑字啟我休寧縣西鄉方塘人方塘在白嶽之麓七里許先生遜世後嘗講學白嶽羣號為白嶽山人又村落有水曰星溪先生隱居其間屋後臨流有星溪閣學者稱為星溪先生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答問大樂嘉成四書講錄明儒通考星溪文集星溪日記家訓敬義堂會語等書

五子近思錄目次

卷之一

道體

原五十一條

補朱子三十七條

卷之二

為學

原百十一條

補朱子五十四條

卷之三

致知

原七十八條

補朱子八十八條

卷之四

存養

原七十條

補朱子六十四條

卷之五

克治

原四十一條

補朱子二十一條

卷之六

齊家

原二十二條

補朱子五十六條

卷之七

出處

原三十九條

補朱子二十三條

卷之八

治道

原二十五條

補朱子二十四條

卷之九

治法

原二十七條

補朱子十六條

卷之十

臨政處事

原六十四條

補朱子五十條

卷之十一

教人之道

原二十二條

補朱子十六條

卷之十二

警戒改過

原三十三條

補朱子二十二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原十四條

補朱子二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 原二十六條 補朱子五十六條

原共六百二十二條

訂補五百四十八條

共一千一百七十條

後學吳維信校

目錄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一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同里 吳曰慎徽仲甫 閱正

汪 鑑晦叔甫

道體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愚按聖人未嘗輕以性之本原語人朱子編輯此書為四書六經之階梯乃始學者之事而首卷便掇取太極圖說冠於篇端何哉蓋朱子教人從事聖賢之學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雖後出晚進於性命之本原未容躡等驟語苟懵然不知其梗槩則趨向恐不得其正而惑於他岐之說焉故首列太極

圖說於篇端使人粗知天理之根源畧明人物之終始以正其趨向而定其階梯不至於錯走路頭也蓋學問起頭要知性中間要復性臨了要盡性人不知性萬事皆低後世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四書六經都是說一性字性即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率而由之謂道三綱五常是也中庸開卷即從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說起亦是此意故曰此卷乃學問之綱領學者必先究心於此然後可以論盡性至命之事也熊潭川先生曰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粹深密莫妙於太極圖說上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世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濂溪者也故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而朱子又條分縷析以釋之其學弘昭於天下後世有志於聖賢之學者豈可以為此非始學者之急務而不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哉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又曰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而字輕無次序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故也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

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動之前有靜
 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
 未來之際其卒無終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
 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
 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
 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
 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
 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
 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
 云變合○葉平巖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
 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
 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二

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
 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水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
 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
 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
 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
 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
 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
 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
 哉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之生隨其氣
 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張南軒曰五

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吳詒菴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於此見理之同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於此見氣質之異性非有異然囿於氣質而不能相通故曰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

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

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

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

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

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至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聖人太極之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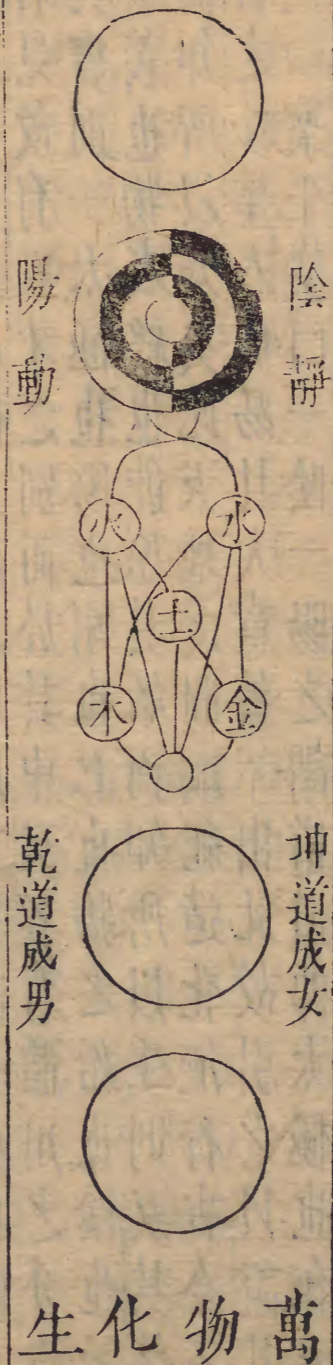
學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

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葉平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

之其指豈不淡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附太極圖并解



○第一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 ○第二此 ○太極之動而陽靜而

陰也中 ○極者其本體也 ○左半者陽之動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右半者

以行也 ○右半者陰之靜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左半者

之根也 ○陽中陰者 ○陰靜之根也 ○第三此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也 ○自左者陽之變也 ○自右者陰之合也 ○水

陰盛故居右 ○火陽盛故居左 ○木陽釋故次火 ○金陰釋

故次水 ○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 ○所交系乎上陰

根陽陽根陰也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

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水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太極無假借也

第八此無極三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第九乾男坤

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第十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

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

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然形陰之為也神陽之

發也五性五行行之德也善惡○坤女男女之分也萬

事○萬物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

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

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

仁也感也所謂陽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

寂也所謂陰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

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而○

水火土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

謹恐懼所以修此○人極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

以悖此○人極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

剛也仁也所謂陽動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陰靜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

一極也故曰易有太極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之謂也

此周子畫圖立說揭出太極全體以示人君子當
修中正仁義以求體夫在我之太極也蓋太極乃
萬理統會之總名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
其曰無極而太極者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即
易有太極之謂也其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言
是理乘氣機之動而動而動化育流行為陽之生物是
理乘氣機之靜而靜生意斂藏為陰之成物一動
一靜循環不已則動為靜之根靜又為動之根分
其動者謂之陽分其靜者謂之陰本一氣之流行
而為二氣之對峙也其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者言是理之變合而生五行之質其氣之運
行於天而為春夏秋冬之四時五行又自相生循

環不已也總之五行一陰陽之所為而陰陽即太
極之所在無聲無臭無方無體也但五行之生隨
其氣質而所稟不同其理即為仁義禮智信之性
而五行各專其一耳然是理為生物之本氣為生
物之具理氣妙合凝聚而成人物之形焉是人物
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既有男女則形交氣感而
生萬物自此形化生生不已而變化無有窮盡矣
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而言之各物各具
一太極人與物皆得是理以生惟人獨得陰陽五
行之秀氣故人為萬物之靈然既有耳目口體之
形則不能無欲而心之神明發為知覺者外交於
物則五性感動而為情其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
為惡人事之萬變俱於此出矣此眾人具動靜之
理而常失之於妄動也惟聖人全體太極所行無
非中正仁義蓋本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故能立
人極以為民表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相合聖人
即以中正仁義寓於禮樂政刑之間以定眾人之
妄動而為修道之教至於君子未能盡此中正仁

義而敬以脩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所以吉也小人則不知中正仁義而肆以悖之自作孽不可追所以凶也故人能從事於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而靜則所行無非中正仁義矣此希聖之要道也

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

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

因以名其體焉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即五行之性也

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而成強而復焉執焉之謂

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守之賢者才德過人發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

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此言誠幾德便是太極陰陽五行也吳敬菴曰誠者即吾心初具之太極乃天理之本然無所作爲者也幾者吾心初動之微其循性而發者爲善從欲而動者爲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善陽而惡陰也德者人所得於五行之理而爲仁義禮智信之性因用以別其體則溫然慈愛者曰仁裁制得宜者曰義各有條理者曰禮通達無蔽者曰智敦篤能守者曰信有是體則有是用而不相混也天誠幾德人之所同有者也惟氣稟清純得全於天而性焉不待勉強從容順適而安焉是謂大而化之之聖則至誠知幾而德無不盛者也其次性爲氣稟所拘必反身體道而復焉未能從容中道必擇善篤行而執焉是謂才德過人之賢則思誠研幾而自修其德者也若夫淵泉時出發之微妙

而不可見中和位育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是謂聖
而不可知之之神然此特言聖之至妙而不可測
耳非聖與神截然爲二也學者熟玩此章知得誠
幾德皆自太極圖中說出卽知朱子答蔡季通書
云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
此子活計盡在裏許斯言洵不誣也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
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此言未發已發乃千聖真脉也喜怒哀樂情也其
未發則天命之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以寂
然不動爲中感而遂通爲和蓋心以寂然不動爲
體感而遂通爲用故程子論未發已發而指心之
體用言之不但性情之德中和之妙有條而不
紊所謂大本達道者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本註云寂然
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本註云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何如

一作
如何耳

此言心之體用也虛靈知覺心之妙也其體寂然
不動至虛也而知覺不昧其用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至靈也而知覺千變萬化天下之理皆從此出
至平常至奇特所見有毫釐之差便陷於異端而
不自知矣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

無息之謂乾

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
有情便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

爲性健之用爲情惟其健所以不息夫天專言之則

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

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

情謂之乾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此章言天而隨其所指分別出來以見其義之精

也葉平巖曰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

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

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

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

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

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

變化而莫測是也黃勉齋曰言鬼神則神在其中

矣析而言之則鬼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此言天人合一之理也葉平巖曰在天為四德元

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

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

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

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

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

愚謂五常即是四德但有在天在人之分耳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五常之信即誠也○朱子曰

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

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

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辨析性命之名義其實一理也在天曰命在人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各有所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其實一理也

此言天地之功用蓋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謂之迹者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聚一散一升一降之痕迹耳非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非鬼神屈伸往來何以造化故鬼神爲造化之迹程子恐人求鬼神於窈冥之鄉故以迹言之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此言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而陰陽消息始終循環不已不容有間斷亦無亡之理故程子於剝上九一爻發明之夫衆陽俱已剝落惟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如衆果俱落尚有碩大一果在上不爲人所食可復種而生也上九亦變則純陰爲坤矣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爲陽消則爲陰消之終則息之始不容有間斷也故十月於卦爲坤聖人恐人疑其純陰無陽故特謂之陽月以明

陽雖盡於上則已生於下也但陽始生甚微耳陽之類為君子所以聖人詳言之若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聖人不言者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此言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也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方始復見其端緒也蓋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伏藏而不可見及陽氣長盛萬物暢茂天地生物之心又散漫而不可見惟積陰之下一陽復生萬物生意將絕而復續造化之仁幾息而復接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於此始可見耳若有止息安能相生相續之無窮乎人

能見此則知道體之無盡矣故程子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惟仁者天理渾然與物無間故曰天下之公又統四端兼萬善故曰善之本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矣故程門只教人求仁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此言感應自然之常理夫子於咸九四爻以屈伸往來明之而程子信其必然也蓋日月寒暑之往來非有心於往也乃氣機之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非有心於來也乃氣機之息而伸也一屈一伸

相感如此所以天道之感應自然不已也人能知此常理則知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自感自應非有別物惟盡其道而已故君子只做感邊事但聖人重無心之感知道者默而觀之毫忽不爽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

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恒卦 彖傳

此言恒久之道以隨時變易為常理也程子謂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蓋終者靜之極始者動之端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終而復始變易無窮也故日月循度往來順乎天道而能久照乎萬物四時循序迭運自然變化而能久成乎萬物聖人本諸身者至誠不息施諸政者中正有恒則天下默化

於善以成淳美之俗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言知循天理之自然方能識亘萬古而常然者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

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

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

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

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

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

也

葉氏曰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

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皆下愚也

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

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

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才力過

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既曰下愚

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不愚耳

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

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

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刑而

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

善惟其畏懼有與人同者

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此言下愚不移由於困而不學也人性本善而氣

質有昏弱之甚者若肯發憤向學擇善固執百倍

其動則雖愚必明未有不可移者也惟其不學故

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困而不學是指自暴

自棄者言此所謂下愚又是一種人非不可移乃

不肯移也饒雙峯曰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

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才實為之也故下愚

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

者暴棄之謂也愚者豈真

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

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但天下無心外之物故高

景逸曰當其寂也心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

也當其感也心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故

君子不從心以為理但循物而為義八元當舉當

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

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此言陽動陰靜循環不窮尋不出起頭處也葉平巖曰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原不斷續皆此意也高景逸曰譬如種穀今年之種乃舊年所存舊年之種又前年所存溯而上之生穀之端至於無窮不可知也非惟穀然即以吾身言之此身父母所生吾父又吾祖所生至於始祖至於無窮不可知也推至於混沌混沌者天地之夜也開闢者天地之晝也原尋不出起頭處惟知道者可與語此也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為天下之正理心存則理得作事有序而和氣生焉若本心亡則正理喪矣故

行事舛逆而無序人心乖而不和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遺書下同

此言天理本無虧欠而人自虧欠之也夫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有何虧欠而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則是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故不能盡其職分之所當為也分者天理當然之則也不盡分則於天理有虧欠矣是故欲盡分者擇善而固執之為貴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

在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

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葉平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

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

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

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

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

天人之理一所以終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

日對越在天者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

氣可謂盡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

以配天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

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

在天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

者也

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

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

信進德所以為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

對越在天也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

說器亦道道亦器形而上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

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但得道在

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

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

令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此言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凡學者當學

文知道者惟進德而已然必以忠信為主則德方日新而不已故孔聖於乾之九三直指忠信所以進德要人終日乾乾守此忠信凜凜如對上帝方

能保此忠信而不失也蓋忠信是人的真心所以
 存此實理者惟君子認得此忠信真做得此學問
 徹所以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以天人同此實理天
 人同此實氣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絲毫之空隙
 無一息之間斷故不敢有一毫之怠惰不敢有一
 毫之欺偽終日乾乾如對上帝也蓋此實理天人
 無間即誠也即忠信之實體也故忠信便是立誠
 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
 忠信則專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實者故
 孔門以此為學之本而君子進德脩業直上達天
 德不過這箇忠信且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
 也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無非道也無非器也
 道器不相離二而一而一而二者也道無古今人已
 之分故曰但得道在不拘今與後已與人知道者
 惟進德而已忠信德之本也君子終日
 乾乾對越在天即立天下之大本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
 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
 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此言四體之不仁以明心體之仁也陳定宇曰仁
 者之心視人物即已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已則
 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視人物
 為人物而不屬於已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雖
 是已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
 已矣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
 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
 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

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亦具焉

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

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葉氏曰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

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原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

幼而惡本註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

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

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爾葉氏曰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

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

不同耳 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各為

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

性也○此重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

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

近思錄發目 卷之一 七

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
 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
 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
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
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
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
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
可不謂
之性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
 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
 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
 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

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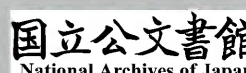
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葉氏曰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
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此言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
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出來也胡
敬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
源感動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
清者是不為沙塵所溷濁者為所溷也用力之道
當濬其源澄其流也又曰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為
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益參差
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
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
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
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
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
指氣稟而言韓退之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
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
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為水而濁者亦為水蓋水之
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源本善稟於人
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
性惡楊子言性善惡混失之遠矣熊潭川曰程子

言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一段分明說性中只有善
而無惡其為惡者乃氣稟為之而非本然之性也
後人不細味語意曲為之解以附會無善無惡之
邪說亦獨何哉又曰善是本然之性固性也惡雖
非本然之性亦是氣質之性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程子此言當如是解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
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即天理那得有
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二
程發揮孟子性善之旨朱子發揮二程之言以發
揮孟子性善之旨可謂至矣盡矣數百年而後猶
有持無善無惡之說以惑世反詆
前賢為非是者豈不大可笑哉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註云周茂叔看

周子觀天地生物氣象所以作太極圖畫出造物
化工以示人見得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天理
發現流行之妙其氣象渾是一團太和元氣所謂
仁也人能觀之則天地生物之心在我自家意思



亦是一生
機流行矣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幹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所以程子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脉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雞雛是生意醇粹處切脉是生理貫通處程子用心熟方見學者即從靜觀萬物之生意起時時處處用心體驗亦可以知仁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腔子猶軀殼也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高景逸曰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為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即天地之心人心一小

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腔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眾理應萬事乎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白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不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此言未發之中必須敬以存之也蓋天命之性無
 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故子思即喜怒哀樂之未
 發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之未發人人所有而易見
 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之大本故
 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
 懼即所以存養乎此今程子謂中者天下之大本
 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
 蓋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
 真如一物之在吾目而斷其為正理也既為正理
 自然出則不是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然
 使心有放逸則無以全其中之本體安能物各付
 物事事循其正理乎故必敬以直之方能無失學
 者果能戒慎恐懼無須臾之離則卓卓巍巍亭亭
 當當直上直下便是大本立得在此故曰惟敬而
 無失
 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

私心

此言公私之別人必公便與天地萬物一體才私
 便與天地萬物睽隔故人心不同如面之萬殊只
 是私也公是天理私是人欲公則存之私則
 遏之此省察克治之功不可須臾間斷也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一以貫之者
 也但君子務本必先本而後末不可外本而內末
 洒掃應對是其然事也必有所以然理也理即在
 事中理無精粗本末故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
 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

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
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此言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
若著意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
矣朱子曰三聖相接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
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
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淡
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
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
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
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
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
游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
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
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
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

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
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
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
果何形狀而可執耶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
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
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
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
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
夫惟明善則中
可得而識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
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

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此言隨時以處中是事事做得恰好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豈可執一以求之須是默識心通以審義理之至當庶幾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也熊敬修先生曰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又曰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中因物付物是權蓋道之所貴者中而中之所貴者權也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是中在顏子之時則非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此理甚明然非隨時變易以從道得時措之宜者不能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此二語因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伊川先生先生答之如此○葉平巖曰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

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无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已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此言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既有事物之後此理即流行於其中也泉之未發曰冲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冲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冲漠無朕而萬理渾然皆備即所謂無聲無臭而有物有則也葉氏曰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

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
 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轍車跡塗
 轍猶路脈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
 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
 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
 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若知得一貫則知得
 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故
 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
 來胡敬齋曰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
 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
 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
 此之時敬以省察之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
 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所存用
 即體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可言亦動靜無端
 陰陽無始之意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
 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
 有死有始便有終

此言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近取諸身其開闔往
 來見之鼻息然不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
 生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
 已涸之氣來生水水自然能生朱子曰程子此段
 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
 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
 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
 只有許多氣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
 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葉氏曰學者先
 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

已明却反驗之吾身自父母生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

甚事

薛敬軒曰感應之理於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又曰屈以感伸伸為應伸又感屈屈為應屈又感伸伸又感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葉氏曰人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愚謂人只當在感上做工夫事事順理而行則於感無虧欠矣其應在天不必

逆料也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

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

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

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葉平巖曰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老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人沿流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

此言仁與心之別心者人之神明仁者本心之全德故伊川先生以穀種喻心仁則其生之性此伊川說仁字最親切處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耳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便是惻隱之情也穀不過是殼實結成而穀之所便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特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講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子孟言仁處大槩所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葉平巖曰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癢痲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胡敬齋曰韓子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

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此是決言性之所以善也蓋性卽是天理安得有惡天下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此是在本原

上見得通透故性卽理也一語朱子謂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真實精切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喜怒哀樂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言吉凶言是非皆在本原上說起所以先善而後惡先吉而後凶先是而後非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此言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也葉氏曰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有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其實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愚謂未發之前氣未用事此心寂然不動渾然至善及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有不善故君子於思慮方發之時用省察工夫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也○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愚謂雖非心之本體亦是心之用但心之本體無不善而心之用則有善有不善耳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有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才亦出於天何故便至如此朱子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愚按朱子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重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此言信無定位只是實有仁義禮智者也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四者條理分明天然完備無一毫虧欠則謂之信非於仁義禮智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亦謂實有四端即是信也○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

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入之生道也

此言心是箇活底物也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有是心即形生而有知覺運動生生而不窮心是箇活物也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年蓋身括於形氣心則通於神也故胡敬齋曰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過一度而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須臾便思到幾箇萬里幾箇周天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古共此理千萬里共此理所以思無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心之靈如此故曰心是箇活物也可不知所養乎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

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

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一作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

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塊然盛大

此言虛空即氣無非示人以理也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成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冉永光曰此節極言氣之用首言塊然太虛以見氣之不離太虛即氣即理也中言氣之塊然處句句皆有太虛意在末言無非教結到理上仍合塊然太虛即氣即理意又曰氣塊然充滿於太虛之中其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有須臾之止

息是即易所謂天地絪縕莊生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又云野馬者與此氣也即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之所在乎為陰為陽為剛為柔始之所由乎其浮而上者即為陽之清其降而下者即為陰之濁其感遇聚散而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布其形山川之融合結聚即至小而酒之糟粕火之煨燼皆氣之所為無非上天之所以示教也氣在而理具理具而教彰所謂虛空即氣通一無二者尤可見矣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此言陰陽相感所以生人物立天地也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網縕交合則成質而為人物其所生人物有萬殊此陰陽之合而相感者也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陰而陽陽而陰天地之氣化不外於此是天地之大義由此立也此陰陽之循環而相通者即乾道之變化所以生人物之萬殊各正其性命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高景逸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肫肫之仁自然流出不仁皆虛文矣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且亦明也衍從容之意人即天也詩人以出王游衍天必與俱者正明其充塞無間之義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體物謂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無一物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

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伸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也蓋即氣機之動靜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故曰二氣之良能蔡虛齋曰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即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遏其然乃所謂自然也乃所以為靈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此言陰陽生物之氣至而伸反而歸也物之初生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滋潤生息以至於滿盈也物生既盈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者流蕩離散以至於消盡也以其日至而

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此言性者人物之所同得能盡已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也葉平巖曰性原於天而人之所同得惟大人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故已有所立必與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人亦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

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已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

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

此言陰陽之氣本是一物而分陰陽之兩體一合兩故神妙不測也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也故即人身四體為喻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非一物神妙而無不通則觸之而不覺矣葉氏曰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也

心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錄下同

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又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是心統情學者在心上做工夫莫切於涵養性情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此言氣質之不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可以達於天也葉氏曰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故學者變化氣質以復其本然之性雖是常人若學之不已終可以至於聖人之域也

晦菴先生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自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至宋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始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故朱子註解太極圖說一言以蔽之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千古之論太極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此在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

箇陰生

以對待言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似乎有二氣以流行言則陽消處便是陰陰消處便是陽只是一氣耳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亦不是陰退了又別有箇陽生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只是一氣之流行充塞無間生生不窮也

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

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

故冬至為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此則靜極而動之理也陰剝陽剝到極處而成坤似乎純陰無陽矣殊不知坤之初六陽已萌了此

一分微陽初萌長到一月方成一陽聖人喜陽之復生故謂冬至為復則是冬至一陽已成不是冬至一陽方生也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人作知天包地外而不知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則是地之氣皆天之氣而天在地之中矣人但知地在天中為至實而不知其容得天許多氣則是地在天中為至虛而地之內外皆氣之充塞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無物不生無時不生一年如是千萬年如是天地之心只知生物則無勾當所以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也

復見天地之心何處不是天地之心但當品物蕃新

叢雜難著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

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白掩藏不得也

此言天地生物之心在一陽初動之時見得更親切也蓋天地之心無時不可見而必於一易來復之時見者以隆冬盛寒萬籟寂然無聲此時更見得親切也而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洗心之至而齊戒齊戒之至而神明一念惻隱之心即所謂乾元也此是人底真心於此而見即天地之心也

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伊川

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伊川就

元字頭說道理只一般

周子就回來處說復字言實理復凝物各藏其所
得所謂成之者性也程子就動處說復字言陽氣
初動實理流通以賦於物所謂繼之者善
也總是說天地之心故曰道理只一般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此身內外無非天地之氣
猶魚之肚裏肚外無非水也魚無水不活人無氣
不生故養身
莫妙於養氣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
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
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蓋天地間無非屈伸往來之氣名之曰鬼神人以
為靈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只是自然屈伸往

來恁地活爾人心之所以與屈伸往來相感通者
以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貫通無有一息之間斷
也人一呼已之氣出與天地之氣接人一吸天地
之氣入與已之氣接吾身內外皆氣也相接無間
斷人自不見耳故一念不起鬼神不知
一念方起鬼神便知一氣相感通也

因說神恠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恠
出來

人心平鋪著順乎天理之自然也所以無鬼恠若
做弄用機巧便是人欲之私心便有鬼恠出來以
應之是自招也故聖人語常
而不語恠語人而不語神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无者動之端也
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

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此言主靜所以養其動而動之中節必根乎靜也。真西山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之時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

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愚按真氏之言雖非朱子此條正解而其大意則與此條互相發明主靜之旨了然矣。

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

此以仁義禮智四字為性之骨子實頭處也程子性即理也一句說得渾全若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只合理便是義只循理便是禮只明理便是知總之只一順理而已羅整菴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曰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

而為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排布置之力。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愚謂朱子只以仁義禮智言性，必如此體認，方於言性為有功。必如此體認，方是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也。

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即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却做得寒，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為性，只說得箇心。

學問起頭，先要識得性。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是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愚思性之本體，有何形狀？只有仁義禮智之理而已。既有仁義禮智之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裏面有仁，便發出惻隱之心來；裏面有義，便發出羞惡之心來；裏面有禮，便發出辭讓之心來；裏面有智，便發出是非之心來。故朱子以藥性寒熱為喻：藥性寒熱，有何形狀？只服了後，便做寒，做熱，便是性。故學問起頭，要識性，便是要識得無形狀之中有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理也。若指知覺為性，便不是知覺，是心仁義禮智方是性。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窮理格物性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性可默識不可言求豈是卓然一物可見者乎窮理格物性在其中者性即理也理即性也有物有則則者理也性也窮至事物之理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天則而性可知矣知性則物格矣何須他求故聖人罕言性聖人之言無非天理無非仁義禮智即謂之終日言性亦可也

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汚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

此以水喻性以水之本清喻性之本善也清濁之分因盛水之器有淨汚昏明強弱之異因氣稟之偏習俗之染有善有不善也故變化氣質革其舊染之汚必須煞用氣力百倍其功然後可復其本然之善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此言形而上下只就形言便分別得道器界至分明也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以在上在下言之便是兩截便是物與理相間斷矣朱子曰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故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

此言道理不離日用工夫只在平常但要天理爛熟耳下學者爭也上達者理也理卽在事中故君子下學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便可以上達仁義禮智信之理若不熟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熟則滋味無窮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矣

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

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以生成萬物四者循環迭運歷萬古而不易人有仁義禮智之四德以酬應萬事四者具於吾心而萬理無不備舉此四者便是那四者何也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是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所以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天人共一理也

或問仁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

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
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
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
私欲盡去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此形容仁者氣象溫厚和粹純是春生之氣蓋仁
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謂之乾元坤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然必
私欲盡去天理流行方能有此氣象故曰人心若
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又曰仁則天理渾
然萬物皆有生意蓋以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也
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
又曰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箇慘烈剛斷意思禮

是宣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
四者而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
常存得溫厚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
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
然會收斂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
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脞
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玩此三說則知義禮智皆仁也而仁爲四端之首
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耳故人心若仁則義禮智隨
處發見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雖曰界
限分明各有攸屬然其脈絡之通曷嘗判然離絕

而不相管乎他日朱子又曰義禮智亦性之德也
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
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
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耳此雖分別性情
之異亦足見人心之仁
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
此心不患他不仁

仁人心也生理具在吾身心爲之主也故謂心自
是仁底物事敬則此心存不敬則不仁自戕其心
生理矣故爲仁以敬爲主涵養得本心
熟到清明和暢之時安有不仁之事乎

程子穀種之喻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

心中別無他物只是此一箇生理故程子以穀種
爲喻仁則其生之性也故孔門只說爲仁便是從

心地上做工夫要人養此
種在此不患不發生也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
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
亦太寬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
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物爲一謂萬
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
只將知覺說來却冷了

禪學專以靈覺爲妙而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似之
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却又太寬故朱子皆曰不
可謂之仁然則仁之體當如何竊思仁是本心至
親切道理克盡已私渾然與物無間此仁之體也

親親仁民愛物皆由此出仁之用也未嘗無知覺而不知覺中有理未嘗不與萬物為一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性者人之生理即所稟於天之理也故曰性猶太極心者人之神明然有動靜靜則寂然不動為心之體動則感而遂通為心之用故曰心猶陰陽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之辨最分明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也

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措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

此心廣大無際與天大無外一般而其虛靈之體萬理皆備惟其措於形器之私則必局於形囿於氣滯於見聞之小則必縛於念蔽於欲故心不能盡苟能窮究事物之理則物格而知至矣知至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大無外性大無外心大無外一而已矣

心者氣之精英

天地間充塞無間者惟氣而已在天則為氣在人則為心氣之精英為心心之充塞為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故曰心者氣之精英

惟心無對

天地間無獨必有對惟心無對蓋這箇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為體的當其靜時寂然不動即與天地同體及其動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與天地同用天下最平常最奇特惟此一字人人知之人人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終只說此一字無有對得此一字者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及此也

知主別識意主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此言知與意之分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主別識意者心之所發察此理者也故主營為知近性近體者言箇箇人心有知覺也意近情近用者言萬事皆從有意生也

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

之德此言甚精密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名知言共六卷

嘗其靜喚他做性曰仁義禮智及其動喚他做情曰喜怒哀樂心則貫乎動靜而統性情者也故就性言寂然不動為心之體就情言感而遂通為心之用總而言之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故古之聖賢只在心上做工夫只在性情上學也

先生論中和初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

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須
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
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
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
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
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
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
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
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

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
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
以謂之中哉

後答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侷見得
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
直截根源傾湫倒海的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
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
處但覺粗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病之而
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

近思錄卷之十一
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
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者乃在於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又答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
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
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
靜語默之間者地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
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
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

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
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
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
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
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
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
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
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
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

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至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又與湖南諸公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

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

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
答蘓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
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卽在致知
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
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
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淡潛純一之味而
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淡
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
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
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
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
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
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
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高景逸先生曰昔朱子初年以人生知識無頃刻
停息所謂未發乃寂然之本體卽萬起萬滅未嘗

不寂然蓋以性為未發心為已發未發者即在嘗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為心中者心之所以為體寂然不動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情也故註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如指諸掌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為喻謂未即時原自驚天動地已即時原是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為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為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

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為無發時者失其義矣又曰朱子初年認性為未發心為已發故其工夫只在察識端倪而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也後來却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非如向者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脚矣後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謹恐懼之功則尚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為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明鏡止水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夫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

胡子知言曰心無死生先生曰心無死生幾於釋氏

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哉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即天也天在人身為心高子曰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此則隨形氣而有始終之說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死又何必說心無死生以近於佛氏無死生之說乎

坐躡

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先生曰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

朱子答方賓王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愚謂果能去其物欲之蔽則心之體用更覺光明不必言識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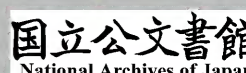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

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棄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

前二條恐人認心字錯了故即胡子心無死生與要人識心之說以辨明之此一條恐人認性字差了故就高卿言我性死而不亡之說以辨明之蓋釋氏只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便自以為真心真性要人識得昭昭靈靈光明閃爍在面前身雖死而此不死身雖亡而此不亡故朱子以為私意之尤者只是作弄精魂不可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也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

此言天地之理聖人之心皆真實而無妄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始終一誠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學者以實心窮實理以實功成實修自始至終思誠而無一息之妄及其至可以為聖人與天地參亦不過盡此實心實理而已
薛敬軒先生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



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
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即無極而太極也統
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
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教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
流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
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
太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
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
無極而太極氣未用事故純粹至善而無惡及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善惡分矣無極而太極天
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
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
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
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動靜無端說起動却自靜中
來靜又自動中來真是動靜無端說起動却自靜中

氣不可分先後只於太極圖可見理只在氣中
決不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
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太極圖只是陰陽兩
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即無極而太極觀之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
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
謂顯微無間也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為一而分
微無間不可分道器為二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太極乘氣機而屈伸者乎太極圖用功之要只
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正中仁
義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
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
可學矣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
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天人一
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

近思錄發月 卷之一 一

記所謂人生而靜為天之性孔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
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者不及於人
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致惟董子有
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為二致惟董子有
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原而張子周
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
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得也程子曰理無形
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為然太極圖亦是已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
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
又無離而二之之病天下遠近大小內外渾只
是天也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高深遠近皆
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衆人之見也先儒
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
則上下內外皆天也但在物曰性在天曰天也
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程子曰在物為

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然之理義所
以處此理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
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
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
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
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四方上下往來古
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
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逝者如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不可將身外地
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
渾合無間也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
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
之謂誠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分物在則光
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
在物物盡則光在光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
盡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
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

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則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謂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極其廣大無窮之量矣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天地之理聖人之明則理亦明故朱子釋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生理無不貫者仁也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存心不失為中應事不差為和在是忠信立身之本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

川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一箇源流出百千道水來自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推己盡己者學者之忠恕也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誠即五常之實理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是也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神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所謂良也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理也天道屈伸兩端而已顯諸仁其發見之可見者藏諸用其機緘之不可見者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胡敬齋先生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太是尊大之義極

是至當無以加也 太極者理也 陰陽者氣也 動
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
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
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 萬物各有稟受
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 性中生意粹然為眾善
之長 謂之仁 裁度斷制處得其宜 乃性之義 儀章
品節 天秩燦然不亂 乃性中之禮 分別是非條理
分明 乃性中之智 實有此理 元無虛假 謂之信 見
於日用 各有所當 行者謂之道 通天地人物 莫不
各有當然之理 總謂之道 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
萬物無窮無盡 謂之大極 無非是這道理 形而
上者 謂之道 形而下者 謂之器 雖分上下 只是一
事 程子所謂顯微無間也 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言陰陽 卽是道 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 陰陽形
而下者 形而上者是 所以然 陰陽只見一箇消
長 陽消處 卽是陰生 非是陽去生陰 陰消去 陽卽
生 非是陰生出 陽來 陰陽事物到極處 便變陽長
極了 便消消便變陰 陽長極了 亦消消便變陽 亦

不是陰變成陽 陽變成陰 但陰變陽 卽生陽 變陰
卽生陰 凡物有兩端 自然之理也 卽太極之兩儀
以此推之 動靜陰陽 體用本末 精粗表裏 盛衰消
息 死生晝夜 寒暑聚散 於此精思 而有得焉 道在
是矣 一物之中 便有兩儀 陽中有陰 陰中亦
有陰 陽如天 本屬陽 又曰 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 地
本屬陰 又曰 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 豈不是一各含
兩之義 故邵子加一倍法 是易數之本 五行雖是
五 除了土 作冲氣 又只成四箇 四箇又只成兩箇
陰 陽水是太陰 火是太陽 木是少陽 金是少陰 冲
氣是陰 陽會處 則和矣 故土居中 天下無一物
無陰 陽火雖屬陽 亦和矣 故土居中 天下無一物
屬陰 亦有陽水 陰水 壬癸是也 餘皆然 以動靜言
之 動屬陽 靜屬陰 以始終言之 始為陽 終為陰 以
先後言之 先為陽 後為陰 以方所言之 東為陽 西
為陰 以屈伸言之 屈為陰 伸為陽 大而開闢小 而
呼吸 程子言 無無對者 相對處 便是陰 陽只有太
極 無對太極 含得有動靜之理 在內中 自有對也

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之道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做伸晝則必晝夜則必晝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不是昨日晝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晝晝夜不是今日晝晝夜來作今日晝晝夜是昨日晝晝晝盡了今日晝晝夜再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是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天人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酢事

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間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反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

元思錄卷月 卷之一 三

箇合字 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因天人之分而異其名其理則一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爲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

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
 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所謂一本天
 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則知天伏
 義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參驗錯綜無一
 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地人物古今事
 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如何便能該盡
 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
 皆在此處流出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
 說出苟楊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為
 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在物為理在五常為道
 其實非有二也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
 道地道人道得此道於心謂之德德之全而熟
 即仁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
 物為義又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
 意自見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白沙說無動非
 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為理
 羅整菴先生曰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

神之秘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
 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則無一
 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
 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
 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為化則不可夫化
 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
 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謂莫之為而為者也
 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
 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一神本一而兩
 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
 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
 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
 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命之理
 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為萬象
 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
 為萬事萬象雖眾即一象而命之全體存焉萬事

雖多卽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理只是氣之理
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
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
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
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
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
有一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
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
不存者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
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
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
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
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
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
其冲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
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
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
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

殆不可易哉 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
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
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
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
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
明 天地鬼神陰陽剛柔仁義雖每每並言其實
天該乎地神該乎鬼陽該乎陰剛該乎柔仁該乎
義明乎此說其於道也思過半矣 陽動陰靜其
二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
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道者道爾 理氣
原是一物明道嘗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
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
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
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竊詳其意蓋以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不說箇形而上下則此理無自而明非
溺於空虛卽膠於形器故曰須著如此說名雖有
道器之分然實無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
於原來只此是道一語則理氣渾然更無罅縫雖

然欲二之自不容於二之正欲學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則不是也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測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其當然者皆是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理

八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爾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氣即理皆然成已成物便是感應之理理惟一爾得其理則物我俱成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具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問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為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

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卽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人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遂失其旨歷選諸儒先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爲盡之且以爲義禮智信皆仁則粲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爲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果何別耶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且如齊桓公攘裔以尊周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執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則王霸將混爲一途而私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誠得其所以言之意則雖說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也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他日又云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向非伊川造道之深安能說得如此分曉故不知聖賢所以立言之意未可輕於立論也南軒與吳晦叔書有云伯逢前在城中頗歎某所解太極圖渠亦錄去但其意終疑物雖昏隔不能

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亦何有虧欠乎哉
之語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蓋未知物雖有昏隔
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
則是太極爲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
物也此於大本甚有礙又答胡廣仲書有云知覺
終不可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
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
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此皆切至之言不可不詳
玩也近時講學之誤正在此處求如南軒灼然之
見豈易得哉張子曰台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
兼人心道心而言也程子曰自存諸人而言謂之
心則專指道心而言道心卽性命於天程子方
欲申明其所謂一理者故於人心有未暇及爾夫
理之所在神明生焉理一定而不移神萬變而不
測凡有心者體用皆然須如此推尋心之爲義方
盡張說可疑乃在上三句末句則明有所本初非
臆見自不容不尊信也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何等說得分明只是人不見詩云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此文工
所以與天爲一也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
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
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則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
也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
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
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
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高景逸先生曰程子言天一本無二只緣有此形
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
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某謂真知天自
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
之氣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
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

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著意便不是天在人身為天聰明為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道參不得絲毫人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性者何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非人所為如五德五常之類生民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者也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為聖賢傳心之學在此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為性者天而已矣人在天中為至虛天在人身為至靈虛靈者於人無朕於天無際性之所以妙於天人之間而為心呈天之體顯天之用而非徒以紛然思慮者供其塊然官骸者晝夜接構之妄而已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羅整菴曰心性至為難明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

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錢啟新曰心之理便是性此等語俱顛撲不破之至誠無息人人一體如是惟聖人能至之專歸之聖人者不知性者也故人心無妄則無息矣非性之本然即妄也故不合本體之工夫皆虛假而欲無間斷得乎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為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即為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聖人言道未嘗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聖人曰即此是道更別無道也夫曰即此是道更別無道者無之極也學者不察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故典禮命討皆曰天是曰天則非人所能與也以人與之為私而已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皆在人實無一事也無之極也今之言無者異於是曰無善無惡夫謂無惡則可謂無善何也善者性也無善是無性也吾

以善為性彼以善為外也吾以善為即人倫即庶
 物彼以人倫庶物是善而非性也是岐體用岐本
 末岐內外岐精粗岐心迹而二之也 凡人之所
 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明
 須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下之念亦
 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一念所謂
 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 費隱二字奇哉
 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簡矣故聖人只於
 弄倫日用盡道其間絕無聲臭之可即人以爲卑
 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妙顯之微者人不知
 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
 微之顯所謂費而隱也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
 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
 不是懸空說此語最精切 此體不可形狀孟子
 名之曰浩然之氣即易體也 或問何謂浩然之
 氣高子曰性也曰性也安得謂之氣曰養成之性
 也性者生理也如草木焉惟有性故忽而根芟忽
 而幹葉忽而花實也實則成性而復生或稿之或

戕之則靡然萎矣人之於性也亦然養之暢茂條
 達則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而性乃成 聖門言仁
 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
 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為仁之道
 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道有體用焉其用
 可見而其體難明其體可明而其用難盡故君子
 致知力行必交勉也 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
 而動心能節之此心之所以統乎性情而明德之
 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 自致良知之
 宗揭學者遂認知為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惚
 其以縱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
 矣不知大學教人復性格致八目皆其工夫也或
 曰孩提之愛敬乍見之怵惕平日之好惡非性乎
 致良知者致此致之非復之乎曰乃若其情則可
 為善矣請循其本何以有乍見之怵惕何以有平
 旦之好惡前乎此者遂淪於無乎後乎此者可執
 而有乎則孟氏之指可知也 中庸言道不可須
 臾離顧涇陽曰此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

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
 想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余謂此一點
 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
 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
 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天體物而不可遺詩所謂上帝臨女出王
 遊行實體如是雖不戒慎恐懼不可得也唐虞
 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
 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儒者須守十六字
 宗傳以中為本人心人之心也有此人即有此心
 自知誘物化以來皆為五官百體之欲攻取萬端
 危孰甚焉道心心之道也有此心即有此道雖根
 於仁義禮智之性而發於氣拘物蔽之餘乍明乍
 晦微孰甚焉精者精明不昏昧也一者純一不散
 亂也惟此心精明純一則允復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而人心即道心矣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
 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

曰元者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
 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
 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
 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
 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剛健中正純粹
 精求與堯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
 動步便差求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
 同故人皆可為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為何以為之
 曰堯舜所不為者斷不可為所以為堯舜也剝
 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
 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
 輩學問正要逐漸剝去使之剝盡始有復機然須
 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譬如這
 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
 中間纔見此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
 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是真體顏子
 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
 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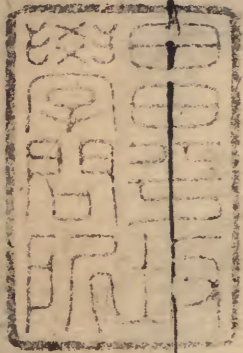
者善之長也夫子惟以好學自許及許顏子一人
 以上總論道體夫道體浩浩無窮隨處發現無
 在不有無時不然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
 於一塵之微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
 息之頃無有虧欠無有間斷故周子特作太極
 圖說畫出道之全體以示人曰太極而陰陽而
 五行以至氣化形化無非一氣之充周運行而
 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
 無已由微而著由著而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
 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
 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
 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理即
 太極也太極即性也道也故曰道為太極而其
 實則全具於人之心故又曰心為太極然則求
 道者亦務明乎心之理而已矣斯理也在天為
 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
 者朱子所謂性之骨子是也存之為仁義禮智
 之性發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統之

於虛靈知覺之心措諸身為恭從明聰睿之則
 行諸世為親義序別信之倫放之則彌於六合
 而非有餘卷之則退藏於密而非不足故未發
 則為道之體已發則為道之用而道之所以合
 內外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一以貫之者不過
 曰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聖人只
 教人求仁而太極之全體在是矣第思孔子之
 道自孟子歿後失傳者已一千四百餘年矣至
 周子而孔子之道始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
 張子而益明周子二程子張子之道至朱子而
 大明故此卷首錄太極圖說教人先識箇頭腦
 然後以二程子張子子所論性理與天道者繼
 之學者苟能於太極一篇細心體認則凡心性
 仁義未發已發忠信神諸性理皆易明晰矣
 雖初學之士未能遽得其蘊奧也然開卷粗識
 其名義存於心而玩索不已終必有豁然貫通
 之一日也 呂東萊先生謂一卷所論非初學
 者所能須會朱子曰且令他識箇頭腦學者須

自二三四卷而入孫北海曰學有原委原處端
 正則委自分明如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論
 語之務本孟子之仁義皆自原頭說起使學者
 有所從入不然原本不識用力雖勤而誤墮旁
 蹊者不少矣故首卷宜細為體認朱子識箇頭
 腦四字良非易事薛胡羅高四先生於道之大
 原本體認最分明學者欲識箇頭腦宜於四先
 生所論道體處細心體認焉孫北海又曰如墨
 氏不識仁以兼愛為仁楊子不識義以為我為
 義老子不識道以非常為道告子不識性以生
 為性以義為外荀子不識性以性為惡以禮為
 偽佛氏不識性以心為性又不識心以空寂為
 心惟其原本一差故詖淫邪遁之詞皆足以誣
 民而禍世在先生言性言心處明晰確當絲毫
 不差如程氏言性言心即理也何以為理仁義禮
 智是也仁義禮智而有不善者乎由是而有惻
 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性與心
 二而一一而二不了然明確乎如張子言心曰

統性情者也心一也有道心有人心道心性也
 入心情也曰微曰危君子慎焉於是養之蓋之
 存之操之洗之說之心為至善而所存所發皆
 善矣心與性與情合而分分而合不了然明確
 乎學者於此體認真實用工夫便是真工夫說
 踐履便是真踐履如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
 由家庭而至於手舞足蹈夫手舞足蹈天地位
 萬物育矣始於性分之實中學者於此宜何如
 體認哉愚謂必如薛胡羅高四先生之體認方
 字字親切而有味也

門人 胡 齊士 亨 校字



寬政庚申

通志卷之二

門人齊生亭錄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謝賜詩意 萬物皆有情 山中無世界 任從雲去住 只願老僧閑 一室坐忘心 悠然得真趣 不覺日西移 童子方知在 定中時
---	---	---	---	---	---	---	---	---	---	---

